



南亚研究丛书

印度文学论

ON INDIAN LITERATURE

姜景奎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南亚研究丛书

印度文学论

ON INDIAN LITERATURE

姜景奎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印度文学论 / 姜景奎著. —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000-9825-6

I. ①印… II. ①姜… III. ①文学研究—印度
IV. ①I35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50375号

责任编辑: 滕振微 鞠慧卿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责任印制: 乌 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话: 010-68315606)

网址: <http://www.ecph.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8.25 字数: 476千字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00-9825-6

定价: 6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丛书前言

自古以来，南亚地区就是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东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的中间站。中国和南亚又是山水相连的近邻，其直接交流的历史异常悠久，而且内容丰富。当前，中国与南亚各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频繁，国家关系紧密、合作空前良好。中国与南亚各国的民间交往也空前活跃，经贸往来、旅游开发，前景广阔。我们需要彼此了解、加深友谊。因此，不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深入开展对南亚各国的研究都显得格外重要。

恰在此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南亚研究丛书》，这是具有远见卓识之举。受出版社委托，由吾人出面组织这套丛书，不胜荣幸。吾人者，五人也，按印度的传统，可以叫作“般遮耶多”（Pancayata，今译潘查雅特），即五人会议或五人小组。由五人小组负责组织稿件、审查质量、决定取舍。

经与出版社协商，这套丛书拟出版两个系列：一是研究系列，二是翻译系列。吾人欢迎学风严谨、有独创性的研究专著和文集，也欢迎文笔流畅、具有出版价值的翻译作品。专著和译著的内容可

以包括南亚学的方方面面，如历史、地理、宗教、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社会，以及政治、经济，等等。

长河浩荡，不弃一涓一滴；高山巍巍，不遗一草一石；广厦千寻，有赖一砖一瓦。愿吾人的工作有助于我国南亚学研究的深入，增进国人对南亚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促进中国与南亚各国人民间的友谊。

有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指教。

《南亚研究丛书》编审五人小组

2014年10月28日

目录



第一章 吠陀文学	1
第一节 概 述	1
第二节 神话诗歌文学——“三吠陀”	9
第三节 巫术咒语文学——《阿达婆吠陀》	32
第四节 祭祀散文文学——“吠陀文献”	39
 第二章 史诗往世书文学	48
第一节 概 述	48
第二节 宗教化的百科全书——《摩诃婆罗多》	60
第三节 伦理化的宗教经典——《罗摩衍那》	84
第四节 世俗化的神话传说——“往世书”	102
第五节 我国对两大史诗的研究	115
 第三章 中世纪宗教文学	128
第一节 概 述	128
第二节 帕克蒂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133
第三节 无形派虔诚文学	150
第四节 有形派虔诚文学	162

第四章 梵语戏剧	174
第一节 陈之于目供之于耳的双重并美	174
第二节 《沙恭达罗》的显在叙事	177
第五章 苏尔达斯	189
第一节 苏尔达斯的生平与创作	189
第二节 《苏尔诗海》	193
第三节 “苏达玛功行”诗歌译释	211
第四节 《苏尔诗海》之竹笛情味	225
第五节 苏尔达斯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242
第六章 杜勒西达斯	245
第一节 杜勒西达斯的生平与创作	245
第二节 《罗摩功行之湖》	248
第三节 杜勒西达斯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264
第七章 伯勒萨德	268
第一节 伯勒萨德的戏剧	269
第二节 伯勒萨德的短篇小说	289
第八章 泰戈尔	309
第一节 概 论	309
第二节 泰戈尔的诗歌	336
第三节 泰戈尔的戏剧	349
第四节 我国对泰戈尔诗歌的研究	423
索 引	433

第一章

吠陀文学

第一节 概述

自公元前3000年前后起,印度河流域就出现了比较成熟的人类文明,史称印度河文明,当时的宗教信仰称为古印度教^①。公元前1500年前后,世居中亚南俄草原的雅利安人开始大规模进入印度次大陆,他们带来了吠陀文明/吠陀教。此后,两大文明/信仰摩擦、碰撞、融合,形成了早期婆罗门教/文明。从某种层面说,这一时期实际上是印度初期文明/宗教阶段,始自公元前3000年前后,终于公元前600年前后。就整个社会情状来说,这一时期包括印度河文明(古印度教文明)、早期吠陀文明(吠陀教文明)和后期吠陀文明(早期婆罗门教文明)等。

在古印度教文明时期,印度河流域是我们考察的区域。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字材料。因此,只有根据考古材料及文明遗迹才能对这一文明进行考察。就社会状况而言,这一时期应该处于初期农业型的城市农耕阶段,航运/经贸和农业为经济主力,城镇型居住形式为人口

^① 印度教是印度的主要宗教,也是世界上产生最早的宗教之一,其发展可分为初期印度教(公元前3000年前后~公元前600年前后)、古代印度教(即婆罗门教,公元前600年前后~公元前600年前后)、中世纪印度教(即新婆罗门教,公元600年前后~1757年)、近现代印度教(1757~1947年)和当代印度教(1947年之后)五个发展时期。初期印度教又可分为古印度教(印度河文明时期,公元前3000年前后~公元前1500年前后)、吠陀教(早期吠陀文明时期,公元前1500年前后~公元前1000年前后)、早期婆罗门教(后期吠陀文明时期,公元前1000年前后~公元前600年前后)三个发展阶段。不过,吠陀教并没有取代古印度教,早期婆罗门教也没有取代吠陀教,它们共生并存,共同构成了印度文明文化和宗教哲学的渊源。

聚落特色。考古发现,公元前2500年前后,印度河文明达到鼎盛时期,其涵盖区域很广:位于恒河-叶木拿河河间平原中部的密拉特县的阿拉穆吉普尔(Alamgirpur)是其最东端,位于喜马拉雅山脚的茹帕尔(Rupar)是印度境内已知的最北端;西面,在俾路支斯坦境内临近伊朗边界的苏特卡根-道尔(Sutkagen Dor)也发现了这一文明的遗迹,阿富汗境内也有一些遗址;古吉拉特沿海的罗塔尔(Lothal)南100英里的马尔万(Malwan)和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阿马德纳贾尔县(Ahmadnagar District)的倭马巴德(Daimabad)被看作是该文明的南界。区域总面积达130余万平方公里,比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地域要大。在这片广大的区域内,至今发现的遗址已有数百处,其中城市遗址有近十处,其余为类村镇遗址。根据考古学家测定推断,这一文明持续时间很长,最早的村镇于公元前6000年前后就出现了,遗址名摩尔噶尔,距摩亨佐达罗西北约150英里,坐落在通过基达和坎大哈连接印度河谷和伊朗高原的波伦山口脚下,该村镇历经几千年而不衰,逐渐变成一座繁华的城镇。不过,公元前2500年前后,或更晚一些,摩尔噶尔遭到废弃。距摩亨佐达罗南面约100英里、坐落在印度河西岸靠近俾路支斯坦山脉的阿姆里遗址晚于摩尔噶尔,但也成型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也是比较早的村镇。这一文化的繁荣期在公元前3660~前3020年间。摩亨佐达罗城兴起后,阿姆里就衰落了,原因不详。当然,在整个文明遗址中,最大最有代表性的遗址仍是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两遗址大约各有1平方英里,估计前者有人口3.5万~4万,后者有2万~3.5万。比这两个城市小一些的有强胡达罗、卡里班甘、罗塔尔、巴那瓦里、多拉维拉等。因此,甚至有学者称这一文明为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至于文明的创造者和拥有者,目前没有定论,但多数学者认为达罗毗荼人的可能性最大。由此,达罗毗荼人也成了印度的古老居民,他们目前主要居住在南部印度四邦,即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安德拉邦和坎那达邦。据测定,印度河文明于公元前1750年前后突然衰落。文明衰亡的原因主要是资源、气候及地质变化所致。另外,公元前1500年前后,雅利安人由中亚进入印度次大陆后,对该文明进行了致命性的一击。由此,印度河文明消匿,代之以雅利安人的吠陀教文明,印度河文明/古印度教文明的创造者和拥有者的大部也被迫向印度腹地迁徙,直至南印度。公元前1000年前后,随着雅利安人的扩张和与当地土著印度人(主要是达罗毗荼人)的融合,恒河流域逐渐发展成为印度文明文化的中心。印度文明文化的性质也由此定下型来,即以印度雅利安人和印度本土居

民（主要是达罗毗荼人）为主要创造人和拥有人的印度教文明。这一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过，不仅对印度次大陆，对整个亚洲甚至世界文明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自此以后，印度河—恒河平原一直是印度次大陆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在21世纪的今天也仍然如此。这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一向是印度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主殿”。

印度河文明时期（鼎盛期于公元前2500年前后），以城市文明为其主要特色，城市似乎是按一定规划建立起来的，设计和建筑都达到了相当水平。从摩亨佐达罗、哈拉帕及其他几个重要的城市遗址看，共同的地方很明显，都由城堡和下城两部分组成，建在河道旁边，南北走向，格子形。城堡建在土丘之上，四周有高大的砖墙，有的还有瞭望或守卫的塔楼。城堡内有宽大的建筑群，大概是统治者和祭司的住所，有会议室、大谷仓、冶炼炉。摩亨佐达罗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大浴池，长39英尺，宽23英尺，深8英尺，有砖砌台阶通到池底。据分析，这个大浴池可能与举行宗教仪式有关。下城是居民区，街道布局呈直角交叉，排列整齐。房屋是砖砌的，有烧砖，也有泥砖。有店铺，也有住房。房屋有大有小，大的甚至有两层楼房。大院子都有水井。整个城市街道有配套的地下水管道。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鼎盛时期，印度河文明确实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

城市以手工制造业和商业活动为主。考古发掘出来的大量的彩陶制品种类繁多，做工精细，有念珠、护符、印章、小容器、首饰、塑像、玩具、骰子和梳妆用具等。石制工具和物品也很精细，有石刀片、犁头、石条、石制水沟盖、雕像、念珠、印章等。用玉、贝壳、象牙加工的工艺品较少，但已经出现，如念珠、各种镶嵌物、梳子、首饰等。此外，考古发掘出来的物品里还有不少金属制品，铜和青铜工具如斧、凿、刀、矛、箭头、锯等，用具如镜子、灯、蜡台等，艺术品如人和动物雕像等。银器似乎比较普遍，男女都喜爱首饰，如项圈、手镯、戒指、脚镯、鼻饰、耳坠等。手工业方面，棉纺织值得一提，工艺包括轧棉、纺、织、染色等，大染缸、陶纺锤等在遗址中都有发现。当时的商业贸易已经相当发达，可分为三类：一是印度河流域地区内部的贸易，二是与相邻地区的贸易，三是与西亚的贸易。前两者主要是购买各种原料及粮食，销售手工制品。第三种则主要输出各种工艺制品，进口宝石和贵金属等。运输主要靠水路，用木筏船，陆路则用牛车。不过，更广大地区的居民以农业为生，兼营畜牧业。主要种植小麦、大麦，其次是棉花、胡麻、芝麻、豆类、甜瓜和

芥末等。家畜有驼峰牛、水牛、山羊、绵羊、猪、狗、鸡、驴、骆驼等，牛用来耕地，驴和骆驼用来驮物。马似乎不常见，只在多拉维拉遗址发现了马骨。由此可以发现，城市发展是离不开较高水平的农业的。

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没有给我们留下文献材料，印度河印章从某种意义上填补了这一缺憾。印度河印章指印度河流域文明出土的印章，有数千枚之多，多数有铭文和图像。此外，有些陶器和金属制品上也有铭文和图像。这种有文字的文物已发现近3 000件，文字符号加在一起共500余个。印章上的文字多寡不一，有的只有一个，最多的达20个，文字看似象形文字，书写方式多为自右而左。这应该是印度河文明的真实记载，包括社会生活、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不过，尽管学者们做了各种努力，到目前为止，解读这些文字的困难依然存在，我们也就无从知晓上述详情，甚至包括文明的真正创造者是谁都没有办法知道。因此，本章的吠陀文学很难反映印度河文明的情况。

与印度河文明时期不同，公元前1500年前后中亚/南俄草原上的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可供探讨的文献。

根据最近几十年的考古研究，学界确信，欧亚大草原（俄罗斯南部和中亚）曾经是操印欧语族群的最初家乡，也便是印度雅利安人的祖先的故乡。自公元前3000年前后，其文化的显著特征一是对马和牛的驯养，二是对铜质和青铜质工具与武器以及装有辐条车轮的马拉战车的使用。“几个操印欧语的人群进入南亚的日期可以相当有把握地确定在公元前2千纪上半期，即公元前2000至前1400年前后。一方面，这些迁徙活动在时间上的终点是晚期哈拉帕文化层中的‘入侵特征’……另一方面，印度最古老的吠陀经典《梨俱吠陀》清楚地显示出一个半游牧的‘后城市’文明。从语言和文化上说，《梨俱吠陀》与来自西亚的14世纪的证据直接相关。”^①由此，印度河文明衰落之际，正是雅利安人进入之时，或者说，在印度河文明走向衰落时，雅利安人的进入加剧了这一进程，并使之消匿在早期吠陀文明之中。

雅利安人是骑着马、乘着战车进入南亚次大陆的。他们之前主要是游牧民族。他们首先占领印度河上游的五河流域，在占领过程中肯定遇到过当地人即印度河文明的拥有者达罗毗荼人的反抗，但鉴于双方力量的悬殊，胜败毫无悬念。此后，他们继续向东、向南推进，进而占领了整个北印度，把印度河、叶

① [德] 赫尔曼·库尔克、迪特马尔·罗特蒙特著，王立新、周红红译：《印度史》，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08年版，第40页。

木拿河、恒河诸大河流域变为自己的定居之所。与此同时，达罗毗荼人开始大量迁徙，他们被迫远离印度河流域，向南退却，以致形成了前文提及的今天印度主要人种分布的格局。雅利安人在战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在生活方面却不得不向当地人学习，他们逐渐放弃了飘忽不定的游牧生活方式，采取了与当地人相似的定居生活，原来以畜牧为主业，现在向当地人学习农业生产，改以农耕为主，畜牧为辅。根据考古可知，当时农作物和家畜与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基本一样，不同的是马比较多。这有两个原因，一者马是游牧民族的必备交通工具，二者为战争之需。此外，牛似乎很重要，“争夺牛”是雅利安人与土著人之间冲突的重要原因，战争一词的意思即为“夺牛”。牛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牲畜，母牛甚至开始被神化。原因大致有三：一是雅利安人和达罗毗荼人此前都饲养牛，牛是他们共同重视的财产形式之一；二是牛在农业生产中愈发重要，农耕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三是牛奶是极好的食物形式之一，牛粪是极好的燃料形式之一。这一“恋牛”、“崇牛”情节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印度教的重要习俗和规范之一，今天依然如此。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以后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是吠陀教（前吠陀文明）时期，始自公元前1500年前后，终于公元前1000年前后；第二个是早期婆罗门教（后吠陀文明）时期，始于公元前1000年前后，终于公元前600年前后。这在前文已有所交代。可以想见，在第一个时期，雅利安文明为显文化，土著文明为潜文化，由于文献缺失等原因，这一潜文化甚至处于密封状态，因为《梨俱吠陀》似乎没有什么反映。在第二个时期，由于双方的互动，在雅利安文明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土著文明有所张扬，这体现在晚于《梨俱吠陀》而成的《阿达婆吠陀》及“梵书”等文献中。或者说，在晚期吠陀文明时期，土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被雅利安文化所吸纳，进入了雅利安文化的体系，双方相互碰撞、融合，逐渐形成早期婆罗门教文化。

早期吠陀文明时期即吠陀教时期实际上是雅利安人进占印度河流域的时期，《梨俱吠陀》和《娑摩吠陀》成于这一时期。当时的社会主旋律是战争，可以说是“黑白之战”。黑代表印度本土的达罗毗荼人，他们黑皮肤、矮个子、卷头发、扁鼻子，被雅利安人贬为“达萨”（dasa）或“达休”（dasyu），即奴仆和奴隶，并被称为“不事祭祀的人”。白代表雅利安人，他们白皮肤，高个子，高鼻子，大眼睛。双方实力悬殊，黑方处于文明衰落期，不谙战事。白方骑战马乘战车，所向披靡。因陀罗是白方的统帅，在《梨俱吠陀》中被誉为战神、雷

神，他经常施展霹雳般的威力，将敌人的首级踩在脚下，或摧毁城堡，夷平敌人的家园，享有“城堡摧毁者”之誉。达罗毗荼人或被杀戮，或被赶走，或成为俘虏进而变成奴隶，当然也有降顺以后成为自由民的。战胜者雅利安人随后便开始适应定居和农耕生活，反过来向当地达罗毗荼人学习农业生产、手工业技术，逐渐把自己变成占领地上的真正主人。此时，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商业四者并重，农业在上面已有提及。手工业方面，《梨俱吠陀》中讲到有木匠、陶匠、瓦匠、皮匠、纺织工、造车工等。商业方面，以物易物是通常的贸易形式，牛也常常作为等价物。当时没有城市，只有村落，运输靠牛车和马车。《梨俱吠陀》记载，雅利安人喜爱音乐、饮酒、掷骰子和战车比赛，也喜爱首饰等装饰品，后者表明雅利安人逐渐具有了当地文化特色。这时的雅利安人仍是部落一氏族一家庭结构，实行一夫一妻制，男子在家庭和社会中占有支配地位，但女子不受歧视。土地属氏族公社所有，由各户实际使用，定期重新分配。

后期吠陀文明时期即早期婆罗门教时期是雅利安人进入并定居恒河流域的时期，这一时期形成了《夜柔吠陀》《阿达婆吠陀》和吠陀文献“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等。这时期的社会主旋律仍是战争，与前一个时期不同的是，交战双方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黑白之战”逐渐为“黑白混战”所取代。《梨俱吠陀》中描述的“十王之战”^①和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描述的“俱卢之野大战”就属于这类战争，规模很大，涉及众多部落或早期国家。“十王之战”大概发生在公元前1000~前900年前后。当时著名的雅利安部落婆罗多族位于娑罗室伐蒂河和叶木拿河之间，威震北印度，引起其他部落恐慌。于是普鲁、雅度等10个部落联合起来抗击婆罗多部落，这10个部落中有3个非雅利安人部落。结果婆罗多部落得到因陀罗的帮助，大胜，十王战败。不过，在这次战争中，婆罗多部落的纯雅利安因素值得怀疑，因为其首领叫苏达萨（King Sudasa），苏达萨的父亲叫蒂窝达萨（Divodasa），另一国王名特拉萨达休（Trasadasyu）。其中“达萨”（dasa）和“达休”（dasyu）两个语素值得探讨，因而有学者认为婆罗多部落也得到了非雅利安人的帮助，或者是大的婆罗多氏族吸纳了土著人，最高统治者甚至有了土著血统。目前这一问题还没有定论。但无论如何，为了争夺利益，白人联合黑人的事情发生了。“俱卢之野大战”大概发生在公元前800年前后，规模更大，涉及北印度、西北印度以及中

① 见《梨俱吠陀》第7卷第18和33首赞歌。

部印度的一些地方。这一战事发生在婆罗多族内部的堂兄弟之间，一方是般度族，另一方是俱卢族，双方邀请其他部落帮助自己并各自组成了部落联盟，参战部落众多，北印度、西北印度及中部印度的很多部落都参加了这场战争，同样不再有黑白之分。这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进入这一时期后，战胜对方已不再是简单的“夺牛”，领导层要的是国土和权利，胜利是首位的，只要有利于胜利，联合白人或求助于黑人已不成为问题。其二，进入这一时期后，吠陀教文明的拥有者发现，自己不能再故步自封，不能把当地人排除出去，开始与他们合作了。这样，两大民族在文化、血统上经过撞击，开始融合。通常来说，战争是残酷的，其消极因素远远大于积极因素。但在某一特定时期，战争的益处也十分明显，上述两次大战的直接结果有二，一是雅利安人和达罗毗荼人实现了某种血缘、人种混合，二是雅利安文化和达罗毗荼文化实现了某种融合。由此，古印度教和吠陀教“合流”，并催生了早期婆罗门教。

这一时期，铁器开始使用，斧头、犁头、箭头、矛头和刀剑等铁制武器和工具被用于日常活动之中。铁制农具适应开发森林和开垦荒地，是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以前开发森林靠火烧。“梵书”记载，火神引路，一路向东，遇到大河方停；有了铁器以后，可以砍伐而不必完全烧毁，不仅速度得以提升，森林资源也得以维护。铁犁出现后，土地得以深耕，农业生产效率得到大大提高。《百道梵书》提到用6头、8头、12头、24头牛犁地的事情，牛因此更显珍贵，母牛的神圣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由于雨水充足，水稻成为主要农作物，棉花、甘蔗等的种植也有所增加。手工业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工匠种类中增加了铁匠、编制工、刺绣工、染工等，棉纺织业比前一时期也有大大发展。商业的发展更为突出，地方贸易的主要商品是盐、金属，商道相对固定。外贸主要与西亚之间展开，西北印度的呾叉始罗是重要的陆上交通枢纽。海路贸易除用实物交换外，已用贵金属（金属）作媒介。开始出现少量城镇，它们既是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中心，但规模都很小，不能和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相比。这时期，氏族公社进一步解体，逐渐向阶级社会过渡，早期形式的国家开始出现。目前没有史料可以说明最早国家形成的确切年代，但根据吠陀文献和史诗材料，大体可以推断国家形成的时期是公元前700年前后。据晚出的“往世书”以及佛教和耆那教文献记载，这一时期大致形成国家的有俱卢、乾陀罗、开卡亚、摩德罗、般贾罗、迦尸、居萨罗等，其中俱卢国最为古老，约形成于公元前800~前700年前后。这些国家有共和制的，也有君主制的，但君主制的居多。可以说，三

个时期各有特点：印度河文明时期以城市文明为主要特征，宗教信仰即古印度教信仰以万物有灵论为主；早期吠陀文明时期以畜牧农耕混合文明为主要特征，宗教信仰即吠陀教信仰以泛神论为主；晚期吠陀文明时期以农耕文明为主要特征，宗教信仰即早期婆罗门教信仰以“三大纲领”为主。

前文已经论及，考古学者从印度河文明遗址挖掘出了大量印度河印章。这些印章上有图案有文字，应该是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记录，是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和拥有者给我们留下来的“文献”。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能成功破解这种印章文字，我们也无法从这些“文献”中了解印度河文明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次大陆以后，情况有了本质变化，印度先人开始注重“记录”，出现了专门的记录阶层，他们抑或是祭司巫师，抑或是诗人浪人，抑或是哲人学者，甚至形成了理论上的社会最高种姓婆罗门。这一种姓给后世留下了大量文献，这些文献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总体来说，除解读不了的印度河印章以外，这一时期的文献可以分为“四吠陀”、“吠陀文献”和“吠陀支”三类。

“四吠陀”指四部吠陀本集《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达婆吠陀》，被誉为“天启”，即上天给予人类的神谕，乃绝对真理，不可更改，人类只能服从。“四吠陀”本身反映出雅利安人从次大陆西北部向东向南移动的轨迹和过程，最古老的《梨俱吠陀》和《娑摩吠陀》表明雅利安人生活在印度河流域，其后的《夜柔吠陀》表明雅利安人已经进入恒河流域，最晚成书的《阿达婆吠陀》则表明雅利安人已经到达孟加拉地区，基本完成了印度化的进程。另外，“印人之认为圣典者初仅三集（《长阿含经》有《三明经》，其时《阿达婆》一集尚未立为圣典）。（一）《梨俱》最早，集一千又十七篇之歌颂，是约颂明。（二）《娑摩吠陀》义为歌明。其中篇什几全取自《梨俱》，依须摩祭祀以序次者也。（三）《夜柔吠陀》为祭祀最要典籍，是为祠明。歌祠二明集成于《梨俱》之后。（四）至若《阿达婆吠陀》则虽晚成立，而其宗教则较《梨俱》卑陋。按之宗教演进程序，早期者多咒语，信魔鬼，其后乃有歌颂崇拜神祇。按《阿达婆》之思想为魔教，故较《梨俱》之神教为尤古。亦有说者，谓《梨俱》代表雅利安人之宗教，而《阿达婆》则多土著之思想。言之虽无可征考，而理或然欤”。^①也就是说，“四吠陀”原先并非属于一系，时间上，《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和《夜柔吠陀》在先，《阿达婆吠陀》在后。内容上，《娑摩

① 汤用彤著：《印度哲学史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2006年版，第1页。

吠陀》和《夜柔吠陀》的诗歌多取自《梨俱吠陀》，三者实乃一体，表现“神”教思想；《阿达婆吠陀》的内容相对独立，比《梨俱吠陀》卑陋，表现“魔”教思想。由是：一者，《阿达婆吠陀》原来不在“天启”之列，“神谕”圣典只有三部，即《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和《夜柔吠陀》。二者，《梨俱吠陀》等“三吠陀”代表的是雅利安文化，《阿达婆吠陀》代表的是达罗毗荼文化。所以本书在考察“四吠陀”时以两节论述。

“吠陀文献”指“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下文将有专节议论，此不赘言。

“吠陀支”与“吠陀文献”密切相关，共分六支，即礼仪学、语音学、语法学、词源学、诗律和天文学。其中礼仪学又分成“天启经”、“家庭经”和“法经”，统称为“劫波经”。“天启经”和“家庭经”主要是关于祭祀的，前者是一般祭祀的仪式提要，后者说明家庭里举行的生死婚丧等礼仪。“法经”是社会上各种人应该遵守的风俗习惯和法律，并发展成为后来的各派法典。不过，从时间上来说，“吠陀支”成书较晚，基本不属于这一时期的文献，而且与文学也没有什么关系，不在本书探讨范围。

第二节 神话诗歌文学——“三吠陀”

“吠陀”意知识、学问，印度人传统把上古流传至今的四部重要典籍《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达婆吠陀》称为“四吠陀”，并誉之为“天启神谕”，为不可更改之永恒真理。不过，“说者曰《梨俱》为雅利安人之宗教文学，《阿达婆》传土著民族之崇拜。雅利安僧侣（婆罗门）以战胜之威，先集其祖宗之歌诗，依次集为三《吠陀》。及后不唯不能铲除土人之文化，乃渐杂二种教化而成第四吠陀。此事虽史阙无可多证，然亦言之成理也”。所以，“四吠陀”可以分成两部分，即载雅利安人宗教信仰的“三吠陀”《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和《夜柔吠陀》以及载达罗毗荼人崇拜的第四吠陀《阿达婆吠陀》。

《梨俱吠陀》在“四吠陀”中成书最早，是其余三部“吠陀”特别是第二、三部“吠陀”的“母集”。“梨俱”意诗节，全集分10卷，共有1028首诗歌。^①每首诗长短不一，最长者有58节，最短者只有1节，平均每首10节左右，共

^① 如果不算后期附入第8卷的11首，则是1017首。

10 589 节。《梨俱吠陀》是集体创作，相传其作者统称为“仙人”，第2~7卷分别归于6个仙人家族，第8卷归于2个仙人家族，第1、第9和第10卷归于众多的仙人，其中包括女仙人。第2~7卷为最古老部分，第1和第10卷为最晚出者。传统认为，仙人乃于森林等野外修行之人，但这里的仙人似乎不完全为野外修行者。

《娑摩吠陀》实际上是一部歌曲集，共有1 875 节诗，^①其中除75 节以外都取自《梨俱吠陀》，且还有重复。“娑摩”意曲调，所以《娑摩吠陀》本质上是一部曲调集。这是一部专门为祭祀之需编订的集子，重点在于曲调，是祭祀时歌咏祭司的工具手册，其诗歌内容居于次要地位。也就是说，《娑摩吠陀》的真正价值在于音乐，而非文学。

《夜柔吠陀》也是为祭祀之需编订而成的集子，“夜柔”的意思是祭祀或祭祀用语。该部吠陀有“黑”、“白”两种，区别在于：《白夜柔吠陀》只包括祷词；而《黑夜柔吠陀》还有关于祭祀仪式的讨论，该内容实际上属于“梵书”的内容范畴。一般认为，“黑夜柔”更为古老，“白夜柔”是从其中分离出来的。《白夜柔吠陀》分40 章，共有1 975 节祷词，部分是诗歌，部分是散文。诗歌多取自《梨俱吠陀》；散文祷词更为重要，是体现《夜柔吠陀》主要特点的内容。《白夜柔吠陀》的前25 章包括各种重要祭祀的祷词，第1~2 章是新月和满月祭祀祷词，第3 章是日常的火祭祷词和4 个月一次的祭祀祷词，第4~8 章是苏摩酒祭和动物祭祷词，第9~10 章是王祭祷词，第11~18 章是关于修筑祭坛的祷词，^②第19~21 章是天启祭^③的祷词，第22~25 章为马祭祷词。第26~40 章是晚出的，为“附录”部分：第26~29 章是补充前面的内容；第30 章没有祷词，而是列举人祭中的牺牲种类，包括184 种人，其中有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窃贼、杀人犯、阉人、妓女、歌手、演员、猎人、赌徒、瞎子、聋子、洗衣妇、琵琶手、笛子手、跛子和秃头等；第31 章类似下文要论及的《梨俱吠陀》中的“原人颂”，讲世界的创造和四种姓的由来；第32~34 章是全

① 或1 810 节，另外65 节为中间增加的。

② 该种祭祀为时一年，祭坛需砖10 800 块，形状如展翅的大鸟。

③ 该祭祀为祈求福祉而设：为婆罗门祈求成功，为失位的国王祈求复位，为武士祈求胜利，为吠舍祈求发财，等等。